

人身為船渡大海

高明道

照佛法的宇宙觀，眾生分布在六道當中。各道的凡夫有情反反覆覆此沒彼生，無不漂流在無邊的生死，且不管是出現在輪迴的哪一角落，除非解脫，否則皆萬般不圓滿。這是釋氏基本的分析。不過，佛法進一步研究六道含識的差異，指出人道的眾生和其他五道的有情相比，條件較好。苦是苦，但也有樂。再加上人有思考的能力，可以探討自己的處境，從而產生正確的理解，力求超越。這一點，時時刻刻遭受極端痛楚的地獄眾生、不停不斷尋覓飲食的餓鬼、心智愚昧的動物、備受嫉妒心困擾的阿修羅和吃喝玩樂自由自在的天都作不到。因此，佛典將人的存在——尤其是具有八暇十滿的人身——看成極為珍貴。

當然，人身的可貴只是一種潛力。假設不懂得珍惜，不加以妥善利用，就等於輕易浪費殊勝、難得的條件，大限到時則後悔不及。《大寶積經》上有一個譬喻，生動地傳達這個概念。據經所載，是佛陀對一個仙人說的：「猶如有人乘大舟船，欲渡大海。時遇風濤鼓涌飄蕩，龍鼉、鯨鯢互為嶮害。是人因船，遂達彼岸。既得無畏，遶船三匝，恭敬祭祀，唱言：『善哉！我由此船得渡大海！』如是——大仙！——有福眾生生命終之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此身善趣天上，所得人身為不空過。乘此身船，渡惡趣海。善哉！前生甚可恭敬！』若復有人墮惡趣者，猶如渡海，乘朽爛船，於大海中或沈或浮，搖颺傾覆。是人殘命，雖至岸上，復遇師子，虎狼充滿。罵言：『咄哉！此朽故船倒行大海，令我怖畏，見如此苦！』墮惡趣識亦復如是，毀罵其身：『我徒養育，遭此惡報！我久於世擔負穢草，如蠶作繭，徒自纏縛。如何令我沈溺若此！』」

《大寶積經》這個譬喻運用文學手法——畢竟不會有三惡道的眾生記得自己原本是人！——，但透過這樣一個文字活潑、想像豐富的方式，倒產生戲劇性的效果，給聽的或看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：海上的危難甚多，能安然度過，自非理所當然，而成功免於災害的一個重要因素，就是船隻的品質。當然，從譬喻的陳述可以瞭解，渡海的交通工具充作牢靠的大船還是朽爛的小舟，實際上未必都是它本身的問題，多半恐取決於人的運用。在這一點上，經文就繪出兩幅截然不同的畫。一個是生到善趣的有情，想到有這樣的果報端賴著過去的善緣，也因此明白前世的人身意義多大，肯定自己沒有浪費了這個稀有的機會。另一個眾生墮入苦趣，但還是不懂得反省，認不清真正的問題在於自己未能善用人身提供的諸多寶貴因緣，反而停留在物質的層次上，轉移焦點，詈罵過去的人身都是白養的，雖像重擔搬來搬去，但只受其拖累，未獲得絲毫好處。

稍微想一想就知道，經中勾勒出的這個愚人自我推卸責任，實在很可笑。從他身上可以體會

到譬喻裡主要想要表達的意思：自己千萬不要像愚夫那樣，蒙昧、糊塗糟蹋一輩子——辜負人身的意義，忽略無常的現實，蔑視業果的利害，否定生死的可怕。此世既然生在一個有文化的地方，又有機緣接觸到宗教，何以不認真照顧短暫的安全和長遠的快樂，好好把握這輩子，讓自己的一生猶如大船般安安穩穩地渡海？這也是生而為人的權利之一。不過，體察到個人擁有此權利，且進而盡力發揮它，這是要學習的。

